

The Earth Chronicles VI

《地球编年史》第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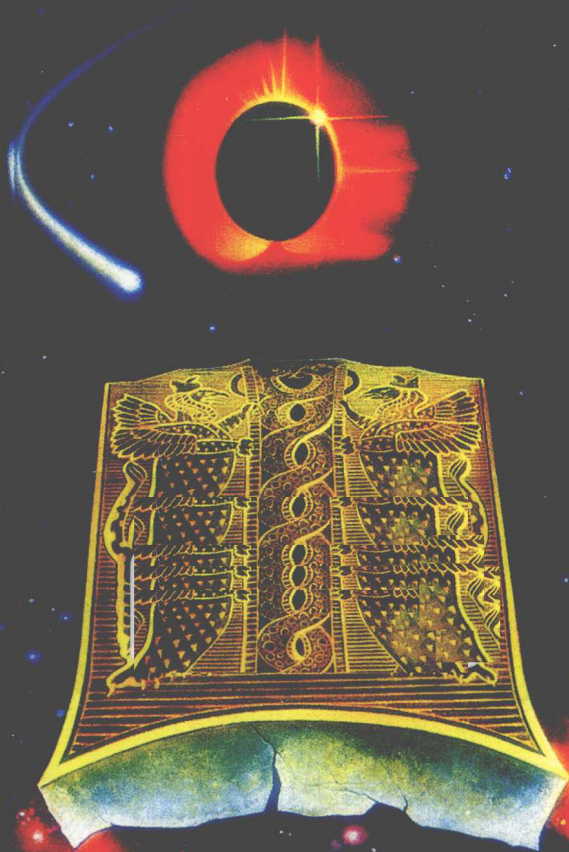
第十二个天体的外星人向人类透露的创造的秘密：

DNA既是宇宙的联结，也是人类与众神的纽带

宇宙密码

The Cosmic Code

[美] 撒迦利亚·西琴 / 著 徐冬娣 / 译



以30种语言畅销10周年的最新修订版



The Cosmic Code

The Earth Chronicles VI

by Zecharia Sitchin

宇宙密码

《地球编年史》第六部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徐冬姐 宋 易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EARTH CHRONICLES VI; The Cosmic Code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2007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ECHARIA SITCHI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BIG APPLE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4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宇宙密码/[美]西琴著 徐冬姐,宋易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12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229-03594-5

I. ①字… II. ①西… ②徐… ③宋… III. ①宇宙学—普及读物 IV. ①P1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0301号

宇宙密码

The Cosmic Code

[美]撒迦利亚·西琴著 徐冬姐 宋易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太亨 刘嘉
责任编辑:王淋 装帧设计:味计设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海阔特彩色数码分色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白合印刷厂印刷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 邮编:400039)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2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 字数:140千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3594-5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地球编年史》揭示的古老密义在第六部中得到了新的解答：宇宙的真相就藏在我们自身的DNA之中！本书再次证明，西琴有通天彻地之能。”

——《书目杂志》 (*Booklist*)

◎神的等级数字是如何揭示了神圣名字中秘密意义的研究线索？

◎苏美尔人复杂的基因知识已经传到我们手中，对此，我们理解了多少？

◎众神是如何知道创造的秘密以及地球上重要事件的轮回的？《圣经》中的先知为何能预知未来？

◎希伯来字母表上22个模仿DNA基因密码的字母是如何出现的？

“西琴的研究精深，证据充分……在学识方面，他犹如在众多著名作家的背景中闪亮的明星。”

——《纽约城市论坛》 (*New York City Tribune*)

中译本总序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弘、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我相信，大多数对人类进化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The Bible*)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持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种族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汇“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e.ri.du”，而这个词的本意竟是“遥远的家”！

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The Earth Chronicles*)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仅有的少数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学者之一。他穷尽一生的时间探究着我们的起源，当然这些研究要证明的绝对不是一群下树的猿猴怎样奇迹般地成为了人。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家，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其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作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他的观点是：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在30万年前的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同时也证明了伊甸园、大洪水以及《圣经》中的英雄人物是史实

而非神话。他的研究成果让进化论与《圣经》不再相互抵牾，这一点是空前的，人们有可能会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感不是进化论或《圣经》能单独带来的。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而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年历史的观点。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源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笔者曾在玛雅抄本中看到，其历法中“第四个太阳纪元”的最后一天是2012年12月21日，由此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同时也有不少人将其视为谬论。事实上，玛雅历法认为，在2012年年底的那个冬至日之后，人类、地球乃至我们的整个星系，都会进入全新的“第五个太阳纪元”。在这套书中，撒迦利亚·西琴为这样的说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当然，并不是论证“末世论”。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于“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笔者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从“只有诸神在地球上的时代”开始，讲到众神如何建立地球太空站与居民点，讲到“原始人工人”被创造的年代，讲到他们作为人类“在大地上繁衍壮大”并如何“打扰恩利尔”，于是，到了距今1万年前，诸神决定不把巨大潮汐波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人类。但“造人计划”的领袖“恩基”，却将其泄露给了“阿拉塔哈希斯”，并指导他造了一艘潜水艇“方舟”，带上“洁净的生物”存活了下来。

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曾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是否就在公元2012年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会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地球编年史》——这套被翻译为三十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竟然是在第一本发行30周年之后才被引入中国的。而在这30年前，是另一个长达30年的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宋 易

2009年4月1日于成都

前言

读者也许会记起,《地球编年史》系列以我对于《圣经》关于纳菲力姆的一段话的疑问为开端。然后,这种探索扩张到神话、考古学、语言学、天文学、宗教学……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书。在这些书中,古代文本和数据与希伯来语的《圣经》相符,也与现代科学发现相暗合。结果有了将《圣经》作为一个科学汇编的新的考虑,也是对古代(在创世之初)“科学即宗教,宗教即科学”的认识。

尽管从《宇宙密码》的首次出版至今不过10年,然而,基因学在如此短时期内所取得的科学进步,却是革命性的。那些改变的典范超越了生物学或医药学,扩展到科学的方方面面。令大多数人惊叹的是,人们在地球上发现的许多迹象,似乎与通过空间任务如射电望远镜在天际发现的相符。无法预料到的是,哲学和神学已在变化的风云中交织。突如其来地,一个有才智的设计理论引起了对进化论的新一轮挑战。

然而,科学和宗教是相对立的——一切科学进步都能把我们带回整个循环的源头(创世之初)——吗?那时,这两个方面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宇宙密码》重申了《创世纪》及其来源的《圣经》记述的完整性和苏美尔的《创世史诗》(Epic of Creation)对“生命种子”起源的描述,确认了古代苏美尔宇宙学家们的断言——从一个被称为尼比鲁(Nibiru)的外星球上带到我们太阳系的生命种子,实际上是在天体碰撞时期植入地球的。因而,我们——那个种子的产品,是宇宙密码的一部分。

这本书最突出的发现之一是,由22个希伯来字母组成的字母表,是对22对DNA染色体的模仿。此外,通过模仿组成蛋白质的3个氨基核苷酸,希伯来字母密造出由3个字母组成的动词结构设计。这一发现不仅提供了语言学上的新视角,也为神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它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当一切都破揭晓之后,我们终将明瞭,那些“创造”我们的神,只是从另一个空间来的、使我们和宇宙得以联结的信使。

撒迦利亚·西琴

2006年10月于纽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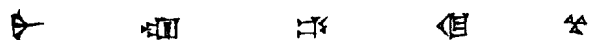
目 录

001

中译本总序

001

前言



第一章	001	星石
第二章	015	命运有12个站
第三章	031	神的后代
第四章	047	命运与天命
第五章	063	死亡与复活
第六章	079	宇宙的联系：DNA
第七章	093	秘密的知识与神圣的文本
第八章	113	隐藏的密码与神秘的数字
第九章	133	预言：过去的作品
第十章	147	地球的中心
第十一章	173	一个预言的时代
第十二章	193	从天堂回来的上帝
结语	205	

几十年前，近东发生过一场激烈而血腥的战争。战后，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极其神秘的古代遗址。如果它算不上最令人难以捉摸，那么肯定是最令人费解的。可以肯定的是，它建立在远古时期，且拥有独特的建构。过去1000年中，曾经在近东一度繁荣的伟大文明的其他遗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能与之相比的。而与它最相似的建构，却出现在跨越海洋、远达千里之外的其他大洲上。通常，它会令人想起远在英国 的史前巨石阵。

伦敦西南大约80英里处，一个大风肆虐的平原上，壮丽的圆形巨石形成了整个大不列颠最重要的史前纪念碑。那里，直立的巨石由楣上的巨石连着，并且这些直立的巨石阵构成一个半圆形，内部还有一个由小型直立巨石阵构成的小半圆形，而这两个半圆形巨石阵又都被外面两个大圆形巨石阵交替包围着。去过巨石阵遗址的人会发现，只有一些巨石依然耸立，而其他一些则轰然倒地或是不知去向了。然而，学者和研究人员已经勾画出了这种环连环（circles-within-circles）的结构（见图1），并且通过观察研究表明，在巨石阵建立前期，还有其他两个圆圈（石圈或者是木桩圈）曾经存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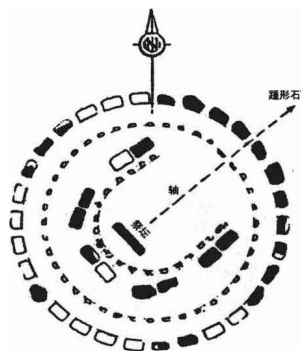


图 1

毫无疑问，那些马蹄半圆形的巨石阵和那个被戏称为屠杀石（Slaughter Stone）的倒下来的巨石，表明巨石阵结构是东北—西南走向的。它们指向视线的边际，穿过两块垂直的石头，通过一条长长的土方工程的大街，直到那个所谓的踵形石（Heel Stone，见图2）。所有的研究都确证，这种队列是为天文学服务的。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前后误差大约一个世纪），它们第一次于夏至日当天指向日出方向；之后，为了再次在夏至日那天指向日出方向，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和公元前1550年，它们都先后被重新排列过（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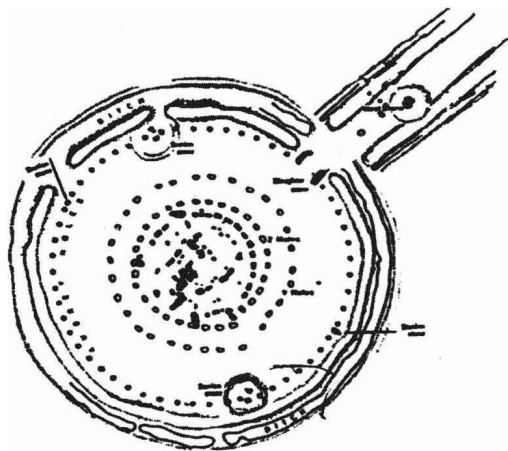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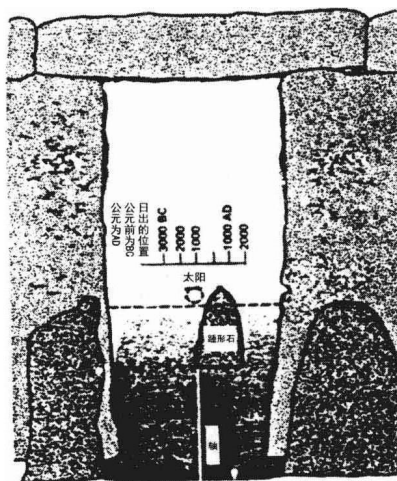


图 3

近来在中东发生的时间最短、最激烈、最残忍的一场战争就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Six Day War）。被困的以色列军队打败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军队，并占领了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West Bank of the Jordan River）和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对那些地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挖掘，发现那里的定居历史始于早期的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times），一直到《圣经》时代，再到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然而，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戈兰高地更令人惊奇。那里荒芜无人烟，几乎寸草不生，但人们却发现，早在人类最早的定居时期，戈兰高地就是一个很热闹的居住地和耕种地区了。在那里，还发现了几千年以前公元纪历时代（common era）的定居的遗址。

事实上，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地方像在大风肆虐的高原上所发生的那样（那里曾被用于以色列炮兵训练），将大堆排列成圆形的石头做成了一个近东的“史前巨石阵”（见图4）。

这个特别的建筑构成几个同心石头圆，其中三个是完整的圆，另外两个则只形成半圆形或是“马蹄形”。外圆的周长大约是1/3英里，其他的圆周随之变小，越来越靠近建筑的中心。这三个石头圆的墙壁高达8英尺甚至更高，它们的宽度超过10英尺。它们由野外的石头构成，尺寸的变化从小石头到5吨甚至更重的巨石。在其中几个地方，放射状的墙把那些同心圆的墙连在一起；那些放射状的墙宽度比圆形墙的稍窄一点，但是也基本接近。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建筑中心，高耸着一堆巨大而轮廓完好的石头，据测量，大概有65英尺宽。

除了独特的外形之外，它也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西亚最大的纯石建筑之一。事实上，它非常大，以至于可以从地球轨道上的宇宙飞船中看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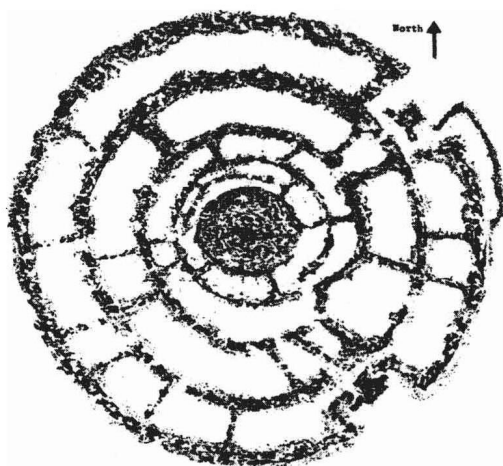


图 4

对遗址做过研究的工程师估计，即使以现在的条件，此建筑的建造也需要超过125000立方英尺、总重量接近45000吨的石头。他们估计，需要100个工人至少花6年时间来建造这个纪念碑——工人们需要搜集玄武岩，然后把它们运到那儿，按照预先的建筑计划放好，垒起墙，形成紧凑的复杂建筑（无疑比现在所看到的残墙高得多）。

所有这些让人们疑问重重：它是由谁、于何时、为何而建造的？

最容易回答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建筑本身暗示着它的用途——原始用途。最外圈的圆清楚地表明它有两个缺口或开口，一个坐落在东北，另一个坐落在东南——位置用来指示夏至日和冬至日的日出方向。

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清除坠落的岩石和弄清原始布局这两项工作，发现位于东北的那个口子上，有一个厚重的正方形建筑，带有伸展的两“翼”，它们保护并隐藏在其后两个相邻同心圆围墙的窄口子（图5），因而这个方形建筑作为纪念碑的门，提供并保卫一个入口进入复杂石建筑的中心。人们就是在通道的入口处，发现了那些足有5.5吨重的最大玄武岩巨石。外环西南缺口也为进入建筑内部提供了通道，但是那里的大门并不是纪念碑建筑；然而，大堆坠落的石头一直从大门通向外面，暗示着石头侧面的道路轮廓延伸至东南方向——一条可能曾经用于天文观察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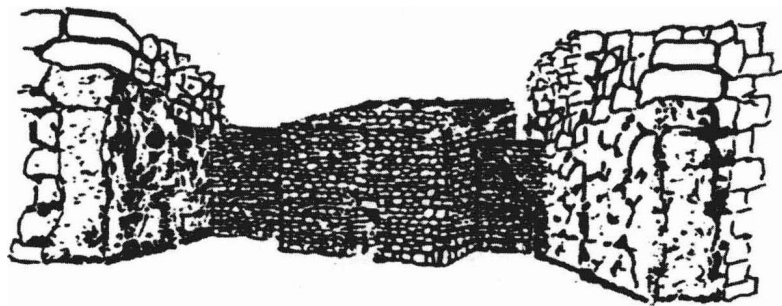


图 5

事实上，与不列颠的巨石阵类似，这些地方也作为天文台使用（最初是为了确定两个至日）。其他同类天文台的存在证明，这样的迹象比较普遍。由于它们不仅有同心圆，而且也具有连接同心圆的放射状的墙，特征明显，它们更像戈兰的那类建筑。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相似的建筑至始至终都是在地球的另一边——美洲大陆的古代遗址上发现的。

其中一个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半岛（Yucatan）的玛雅遗址奇琴伊察（Chichen Itza，见图6a），称为卡拉科尔（Caracol，意为“旋梯”），是由

天文观察塔那里的旋转楼梯得名。另一个位于秘鲁的沙华孟（Sacsahuaman）海角顶端的圆形天文台上（见图6b），该建筑可俯瞰印加人（Inca）的首都库斯科（Cuzco）。与玛雅遗址类似，那里曾经可能有一个看守塔。它的地基显示了其布局有着异常庞大的巨石队列，也清楚地展示了同心圆和起连接作用的放射状的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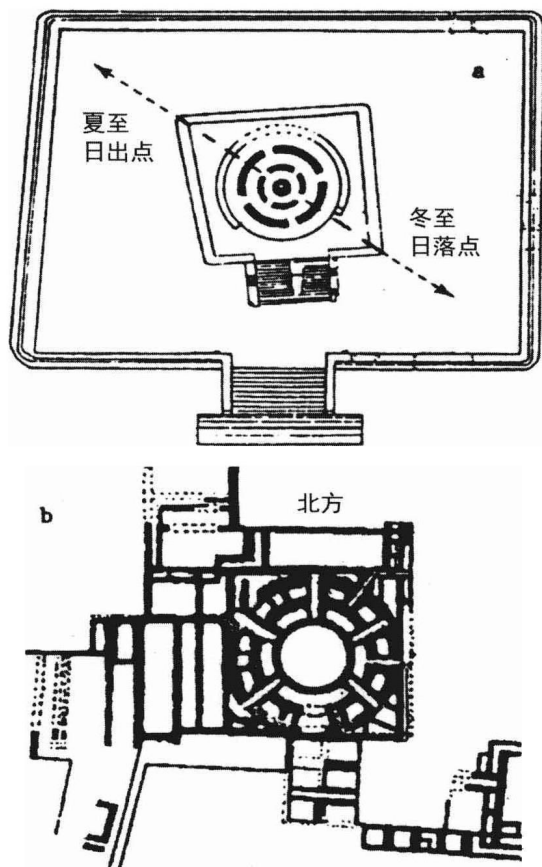


图 6a 和 6b

这些相似建筑的发现，足以令美国人安东尼·阿韦尼博士（Anthony Aveni）成为古代天文学方面的权威，尤其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美洲大陆天文学文明方面。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证实戈兰遗址的天文学方位，也有助于确定它的年代——进而回答了“为何”与“何时”这两个问题。

自从1894年诺尔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的《天文学的黎明》（*The Dawn of Astronomy*）出版以来，一个建筑的方向性（如果被排列指向两个至

日)可以显示它的建造年代,便已经成为考古天文学家认可的工具。太阳从北向南再从南到北的运动形成的四季轮回,源于地轴(地球围绕地轴旋转形成了白天黑夜的轮回)在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平面(黄道平面)上是倾斜的。这个天上的舞蹈从地球上人的视角来看,好像来回运转的是太阳(尽管是地球在运转而非太阳):它到达远处某个点,犹豫,停止脚步,然后又改变了主意,开始回来,然后绕着赤道一圈到达另一个极点,再徘徊,停在那儿,然后又开始回来。每年两次围绕赤道转的圈(分别在3月和9月)叫做春分、秋分,而那两站逗留(6月停在北面,12月停在南面)都叫做至点(“太阳停顿”)——就像史前巨石阵的观察者和戈兰高地的观察者看到的那样,对于在地球北半球的观察者来说,分别为夏至日和冬至日。

在研究古神殿时,洛克耶把它们分为两类。类似于耶路撒冷的所罗门(Temple of Solomon)神殿和黎巴嫩巴勒贝克的宙斯神殿(Temple of Zeus),它们沿东西轴建造而成,指向春分日和秋分日的日出方向。其他如埃及的法老神殿(pharaonic temples),西南东北排列,这意味着他们是指向至日的。然而,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他发现前者的方向性从不改变(因此他称它们为永恒神殿[Eternal Temple]),而后者——例如位于卡尔奈克(Karnak)雄伟的埃及神殿(Egyptian temples),却显示一代又一代法老们为了在至日那一天看到太阳的光线到达那个最神圣的地方,不断改变着通道和走廊的方向,以便和天空最细微的差异保持一致。在史前巨石阵那里,也有这种重新排列。

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方向性变化?洛克耶的回答是:地球摇摆不定导致了倾斜变化。

目前,地轴的倾斜(“倾斜度”)与它的轨道路径(“黄道”)是23.5度。这个倾斜度决定了太阳随着季节转换,在北面或南面多么远的地方出现。如果这个倾斜角保持不变的话,那么至日点也将保持不变。然而,天文学家已得出结论,由摇摆造成的地球的倾斜经过几世纪几千年才会变化,不断上升或下降。

如今,正如几千年前那样,倾斜度已经处于不断变小的阶段。大约公元前4000年,它曾经超过24度;大约公元前1000年,减小到23.8度,然后继续减小,直到现在降到略低于23.5度。诺尔曼·洛克耶先生的伟大创新在于把这个地球倾斜度的变化运用到古神殿的研究中去,确立了卡尔奈克大神庙(Karnak Great Temple)各个建筑阶段的校正时期(见图7),这也同样适用于史前巨石阵的不同校正阶段(正如踵形石位置变化显示的那样,参见图3)。

本世纪早期,同样的原理也用于确定南美具有天文方向的建筑年代,如亚瑟·波尚南斯基(Arthur Posansky)关于的喀喀湖(Titicaca)岸边的帝华纳科(Tiwanaku)废墟的解释,以及罗尔夫·米勒(Rolf Muller)对于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的半圆形史前石塔(Torreón)和库斯科著名的太阳神殿的解

释。他们仔细研究后表明，为了精确地确定地球的倾斜角（将仰角和地理位置考虑在内，以说明建筑的年代），关键是要精确地确定哪里是北面。无疑，在戈兰遗址的研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者们发现晴天可以看到哈蒙峰（Hermon）的山顶，而这座山峰恰恰处于建筑中心的正北方。因此，阿韦尼博士和他的以色列同事约拿冉·米兹拉克（Yonathan Mizrach）和马特尼亚·佐哈尔（Mattanyah Zohar）得以肯定，这个遗址之所以被这么定位，是因为要让一个观察者站在遗址的中心，顺着他的视线，穿过东北通道的中心，看到6月至日黎明时的太阳从那里升起。这竟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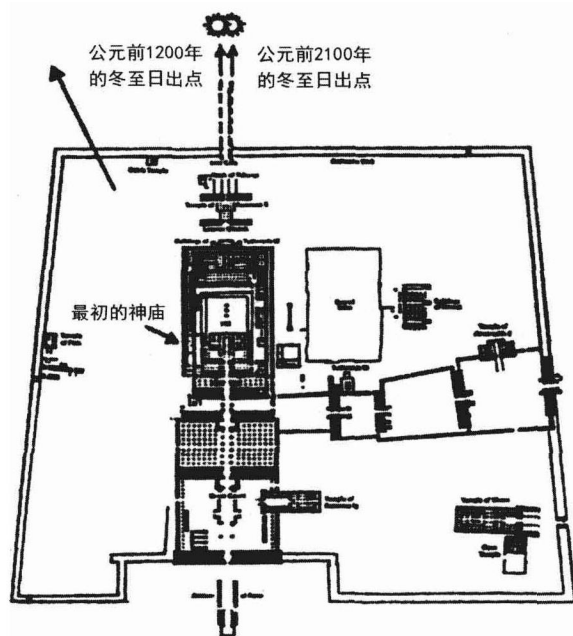


图 7

到公元前2000年，那时的科学家得出结论，太阳出现的位置将明显偏离相似位置的观察器的中心，而可能仍处于通道里面。500年后，这个建筑作为一个精确的天文观察器已经失去了其价值。但在那时，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2000的这段时间里（正如对那里发现的小型人造物品的碳定年确定），中间的石头堆扩大形成了一个石冢，一个挖出的空穴下的小土堆，也许用于墓室。

奇怪的是，事实上，这些阶段的日期和分配到史前巨石阵三个阶段的日期是相同的。



因为上面的一大堆石头保护着石冢下的空穴（假定为墓室），这些空穴是古代遗址保存最完好的部分。在最尖端的地震仪器和具有地面穿透力的雷达的帮助下，人们已确定它的位置。研究者们曾经也进行过一次洞穴挖掘。开凿者们（由约翰冉·米兹拉克博士带领）挖了一个沟渠。这个沟渠引导他们进入一个直径大于6英尺、高度大约5英尺的圆形房间。这个房间又通向一个更大的椭圆形房间，大约有11英尺长、4英尺宽。后者的墙是由6大块玄武岩为支撑建造而成（即随着墙升高向内倾斜）。这个房间的天花板是由大块厚重的玄武岩组成，每块大约重5吨。

那里没有棺材也没有尸体，另一个房间里或接待室里也没有其他人类或动物的残存物。但是考古学家确实发现过一些特别的东西，经仔细鉴定，是几串较珍贵的玛瑙石、燧石刀片、青铜箭头和陶制碎片。他们因而得出结论，这其实是个墓室，但是这里放的可能是古人的遗物。有些石头被铺在房间的地板上，这个事实不得不让人得出这个结论——这个地方曾有盗墓者来过。

这些发现已追溯到我们所知道的后青铜时期（Late Bronze Age），这个时期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200年。《出埃及记》（*Exodus*）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中，以色列的子民们在摩西领导下从埃及逃了出来，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占领了那片承诺之地（Promised Land）。12个部落中，流便（Reuben）支派（《圣经》时代以色列人12支派之一）、迦得（Gad）的部落和玛拿西（Manasseh）部落的一半分配到外约旦（Trans jordan）的一些地方——从南端的外约旦河到北端的哈蒙山丘陵地带。这些领域包括约旦河以东的吉拉德（Gilad）山脉和那个高原，就是现在的戈兰高地。因而，不可避免地，以色列的研究者转向《圣经》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谁建造的？

根据《民数记》（*Numbers*）和《约书亚书》（*Joshua*）记载，吉拉德山北部曾经是由一个来自巴珊（Bashan）首都的叫奥格（Og）的君王所统治。在《申命记》（*Deuteronomy*）第三章中，记述了占领奥格的领地。《圣经》是这样记叙的：“奥格带领他所有的战士与以色列来的子民争夺土地”。打赢这场战争后，以色列人占领了60座城池，这些城池都有“高大的围墙、门和栅栏筑工事设防，不同于很多没有围墙的城池”。因此，建造由石头围墙和门构成的高大建筑（这些建筑使戈兰高地显得神秘莫测），在当时，是在奥格王朝的王国承受能力之内的。

根据《圣经》记载，奥格力大无比、勇敢坚定：“他的铁质床架有9腕尺（cubits，长度单位，约等于45.7厘米）长，4腕尺宽。”——分别相当于30